



著海級
述一初

東京新繁昌記二編

七



紀元二千五百四十六年六月刊行

服部誠一著

東京新繁昌記二編

東京 奎章閣發兌



東京新繁昌記二編目錄

京橋煉化石

附

呉服店

奴茶店

待合茶

浄瑠璃温習ツクリ

附

女師

築地異人館



附

賣魚店

新劇場

附

新冨坊守田座

常平社

東京新繁昌記二編目錄終

東京新繁昌記二編

服部誠一著

京橋煉化石

附吳服店、奴茶店

都下新築之壯闊、以京橋煉化石為第一焉。會更始維新之時、勞巨萬人、費夥多財、而興此大土功者、何也想有故矣。試記其源由、而後可記其繁昌也。夫棲于井蛙者、不如舞空鳶也；住于穴蟻者、不如塗巢燕也。是非其才、不如亦非其智、不及未全開化故也。雖人亦然。棲茅屋、僦父則見淺草、觀音堂、為彌陀淨土、未知檜木柱而有呼火患也。烏如石室之美而堅乎。

薰竈烟婢女則見吉原傾城婦為辨才天女未知鉄
面皮而有驚色耻也豈如命婦之貞而睦乎驚世界
雖廣孰若鴻雁翔千里燕居宅雖美孰若猫兒卧茵
席為如知鴻雁心則必可翔千里也愚如借智者膽
則能可謀大事也有住金殿者有棲茅屋者同是人
而無青雲心者如糞蠅送生涯于屎中豈可謂丈夫
乎噫悲哉是皆智識未開明也論者智識既開明乎
否記者未知其信偽
也智識不可不弘也心志不可不大也諺不云乎為
犬寧為豪家犬請視彼龜子富貴稱洋大曰加免
蓋米之原語也食
肥肉卧暖席或睡美人膝或吸阿娘口同是犬也何

其幸福歐洲雖犬亦能開化故與人能親睦也人而
可不如犬乎矇昧眼開則無為鳥屎涎頂上奴亦無
為為鶯鶯奪油豆腐婢智與愚則在閑與未閑後世可
恐世界人民盡為太財主音財主食蔬食飲水而樂
非真樂土貧儒之遁辭也穿破屋賞月而娛非真娛
境奈人之粧瘦也如詩人愚最甚矣愛山家賞破屋
其口吻曰屋齋檐漏月窓破紙吹簫唯我與風月游
優樂輩瓢不知補屋漏糊破窓策而何巧吐恪輸句
乎自古稱詩奈人者未曾聞有一人棲美室着美衣
者盡皆赤貧也是則馬鹿與阿房之奈番狂言而自

才子見之亦一笑也在神代則稱風流在隆世則稱
未開至方今絕不流行也渡大洋者難共談航海見
倫動者不可共論繁華今游西洋諸國者見我國為
野蠻生行西生婦我與國者見我家為穴居飽雖吹大螺非
敢可也亦非敢可答何我未能到其國都見其實景
是乃我智識未開明也只棄其質採其真可也盡信
人談不如無談我於洋談採二三言而已且人一上
玉樓則再不歸茅屋一擁藝妓則復不顧夜娼是人
之常情而洋行者流之所以笑己國也故開世矇昧
弘人智識未如以實物示其實景也見地球儀初知

世界圓入銀座漸覺石室美是乃所以有煉化石之
建築歟入此新街者復不能與塵坑雪院隣居也凡
人而誰無欲去裏店出通街心乎有此築造所以增
都下繁昌而開人民智識之器械也人勞其智力則
能可住美室如煉化石則如水虎尻何愚夫亦住破
屋為蜘蛛網縛余輩雖不才既住巨大石室而纏綾羅
錦繡不亦開化大將乎時有自後引我袂者驚起坐
則一群飢鼠飽嘗雙袖垢膩忽穿破壁而去余摩睡
眼熟視四壁與衣袖則依然破屋而依然敝綿衣也
嗚呼々々余既住石室者蝴蝶一夢也苟夢此富貴

者天使余覺矇眼也立將拜天偶隣叟隔壁聞余寐語大喝一聲大罵曰汝雖寐語不顧己下愚飽謗人薄智豈無耻于開化才子乎然則秘我夢而不敢告人不亦可乎叟笑曰既有神明知汝如之何言不可噉也耻不可包也余故具記夢以換前坐之一章二層高樓陸續巍峨聳于蒼空其高大也專模擬洋風築造積巨万煉石燒赤土者曰煉化石形方而長似礪石幅約五寸長一尺許高及數十尺四壁不用一木柱亦不塗一塊土積漸為巨室以白堊塗全面坦于板堅于石或有樹欹柱者或有挾石柱者佳麗無不盡結構無不至真如城

堡一車薪火不能燒百轉雷不能震甍瓦鱗々巨楹比々一棟長二十間約開七八肆店室內任戶主造營戶々各異其店蓋官收其賦金而貸之積年月至償其全費則我家也不取問等位有其財則可住此美屋也不亦

天恩乎街道幅廣七間兩側栽數種樹木春則開肆店于芳雲間芬香馥郁薰他羅紗袖商賈與花蕊競其繁華夏則張市場于綠陰裡清涼滴瀝濕客蝙蝠傘人烟與枝葉鬬其稠密徒行與車行隔樹木異其通路行人絡繹雖如織不至其雜道路上亦遍敷煉石平于砥清于席全街粲然無一

點塵况犬屎乎石室則換英京倫動街道則擬佛京
巴黎亦何用逾万里波濤到其國都他街亦雖有層
樓大厦或挾蝸廬或隣蜂窠概屋頭不齊如小町與
笠根并立白鷺與黑鳥群飛不能見其全璧八街
四丁尾張坊二丁竹川坊一丁金座銀座
六坊一丁合八街皆為煉石室則一棟一樣自京
橋連新橋真都中都而可稱繁華中繁華也

百肆千店商工櫛比雜市連席每戶繁榮爭列新品
競飾奇物金銀相輝青紅互映倚羅也如星重鱗也
似雲唐物與兵服隣蕎麥與牛肉對刺々叩牙籤者
書舖掃除也輾々轉轆轤者洋服裁縫也陣陶器與

欽具製革靴與人車賣錦畫娘必美艷鬻傀儡婦自
嬋妍錚々磨時辰儀祭々敲金銀箔飄乎雲飛紙商
算葉沛然濤逆油質傾枿足袋者板欺仁王足扇子
雛形倍賴光扇沽烟草者必張茜漆幕街名茶者皆
併黑塗甌金米糖白于雪煉羊羹黑于漆或有骨董
店回金屏風或有香具肆薰仙女香兩傘又晴傘下
馱又足馱丸八者銀座之藥舖也千貨万物無不賣
者無不製者通街八丁商賣如沸來客輻輳熱鬧捲
潮探書籍人立翻幾葉買烟草客坐喫數烟縱覽寫
真畫未費一錢預問時計值忽驚百圓此店三四客

彼肆六七客接客伴頭千諾万唯自朝連夕抵口之酸八街中最繁昌者何尾張坊布袋店京橋松田樓也

店前張席于數處伴頭兩々為伍連筆硯算盤供具馬大伴頭占坐于正面一人掌會計一人司帳合一人四顧為撮蚤之眼小厮聒々請來々々此席積緋縮緬與黑縐于彼席重上田縞與結城紬厚板帶動阿娘心八丈縞迷情男眼一客立店前伴頭低頭曰請來于此處客問曰有御召縮緬乎曰有矣曰有越後紬乎曰有矣有蜀江錦乎有吳國綾乎曰何曰何

余不問其值只擇其最上品而已伴諾一諾丁稚肩數十品來客曰此縞則尋常也此品則粗薄也有地厚如昆布縞鮮如虹霓者乎伴曰是即極上品也是善于彼紅美于白能適官意乎否曰無一品適余意者又至他店可買也突然起而去伴惡視曰叱敗矣誤食一盃耳俗被欺欺一盃名之曰冷客

懶叟荷苞物被木綿合羽曰有三升格子單衣乎曰有矣曰價如何曰一圓二十五錢也曰雖單衣甚薄色亦薄高值々々須減其半曰當店正札也官勿吐戲言視彼標札乃現金無掛值比之于他店價最廉

矣官請召之客買物。叟曰：子謂廉值，余謂高價。賣者與買者之情不同，可取減也。叟若買如此高價品，則必不免老婆叱咤。伴曰：官強論其值，寧不可賣也？我店與富澤坊柳原古着店異矣。官未知乎？曰：越後曰：大丸曰：布袋曰：白木呼此四店為長招牌中之巨臂，縱有贖千金物，客不可減一錢也。自古皆然。官若疑須問于他也。叟低首良久曰：買而已探犢鼻褌以褌換財，合一步紙幣三枚與一朱四枚二十五錢出而償其值。紙幣與錢溫々有臭氣，接陰囊久亦可知。是昨出都下之儉父也，名之曰山出。

一群俠客肩手帕，口有盲目，縞乎小可連中四名也。比及明，日午時須裁一對衣，必勿誤其時刻。伴曰：話々每度奉謝每度奉謝二字必，請測官輩大尺曰：八即公五也。者丈五尺也七即七。者四尺五寸也。熊吉熊者何虎？藏者何客將去，伴扣袖曰：請可賜，挖附金八振肩戟手曰：汝須視面發言，抑以余輩為何人乎？游俠者流也。棄百年命，未吐一言。虛汝視兩腕，青龍乃余輩招牌也。汝不知曾夷雷名于都下八與七乎？汝欲五圓十圓之腐目金，特可與之，速從余尻可來余家也。伴謝曰：以店有規則，故要之也。非敢侮官，今聞官言，則

又何疑明日必可裁也

此使今日豪富明日赤貧憂

也即可裁了待其來過午時不來至夕未來遂達明

日尚不來名之曰小便物

再不可謂

斷髮少年令出縞縮緬而撰之格子縞好歟綴縞適

歟或蓋縞歟或鼠縞歟客大有感色伴曰以為官衣

乎曰裁小女衣也

客齡未出二十歲而生子與伴心卜曰

是非小娘衣必外妻之無心也

媚妓賦貴則更出數

品曰此縞則可適令娘也今春之藝妓既着此同色

新衣一層添美粒畢竟衣裳管其齡藝妓某則十七

年官令娘或同齡曰然矣

一年人而既有十七年

乎若得百歲壽是果可適焉

即買之而去伴

冷笑曰余卜筮偶中蓋稱細君或稱小妹則人不異

之諺云不落于言而落于語者歟名此客曰孤着

阿娘窈窕左撐紅裙右張紫袂展聲曼曼拈腰來請

怨左伴曰娘公可來于斯右伴曰可來于斯中伴亦

然娘從容就席曰請令見帶地曰厚板歟縞子歟博

多又絲織歟娘曰冀可示其數品娘視而撰之曰諾

一諾娘視彼撰此寄己口于伴耳聞喃喃久矣伴曰

唯々即記數品價與之娘挾之于帶間而去此娘非

處女非命婦亦非妾亦非藝妓自有一種風姿是所

謂揚花子者也不買一品只問其值而去者何也豔
談情話巧賣狐媚終誑彼痴客而令贖一幣也故問
品價自又高其價飽奪客懷物而欲促買帶與衣也
其奸計可惡々々名之曰張大鼓

松田樓在于京橋畔巨樓閣席酒池肉林魚肉之清
鮮割烹之塩梅幾雖可頡頏于八百善在三星席上不
敢招藝妓又不許前客與後客献酬客亦無入放歌
拇戰之醉境者斟則去食則散昔日稱之曰奴茶店
蓋有此名者接客掌席供呼應出酒肉皆使小奴故
稱奴店云方今則不然幾箇使婢大娘小娘艷粧盛

飾賣笑呈媚寧謂娘茶店可矣都下有其名者曰上
野雁鍋在山下曰淺草万年樓在廣小路川柳在町方等也以
松田為其巨臂自有煉石新築繁昌又繁昌烹名將
歷他亭設客席于樓上一席能容數百名客來則婢
出記有名朱札而問客所嗜曰刺身曰茶碗汁曰甘
露煮曰光澤燒曰烏鍋曰酢膽一品值約不出五錢
束帶者往焉半衣者往焉自午飯向晚酌万客潮來
肩摩腕擊笑語如沸呼應似射左席書生揚々交洋
語而談青雲右席商賈飲々挾符言而話相場阿娘
席評優人之工拙老婆席唱觀音之慈悲或有僧侶

脫袈裟論教法或有爲夫露腹套議土功又酒又肉
紛々送来又盃又盤整々捧出三人命酒二人喫飯
一客去一客來婢送迎無暇坐席溫暖不遑冷此一
烹店而繁昌如此全都之繁昌亦可知也

四客團聚渾身皆有青紋或地雷也斬大蛇或渡邊
綱捕赤鬼一男右祖曰銀坐光景比昔日則幾倍之
繁昌也不亦豪儀乎俗稱盛大曰豪儀摟石室者一鼻兩目
非敢有二頭小可亦飲水道水而同東京人也愚與
智固在膽大小余膽堅于南蠻鉄大于大西洋抱此
膽振大智千金万圓已在掌中小可自今廢俠客者

流應爲商人也金錢則世間之通客商賣一中築幾
層石室亦非難余之佳九尺二間也久矣余將爲豪
商住巨室汝輩則義兄弟也後世貸若干資財必可
使主于余支店汝輩期而可待其時也三井々善之
豪富非敢拾遺金皆人智所能致也千里始自一步
余自今斷然禁飲酒請先喫飯去時一男捻手帕而
括前額冷笑動臍曰醉言歌々々汝將爲豪商須先
正其坐也跌坐亦甚矣汝開眼視已股間蟠龍穿犢
鼻禪露赤顏半死半活低頭而口流涎汝上口既飽
下口亦將飽歟有此醜態而求彼富貴譬如卧眠天

豈有可得之理乎汝若能得出裏店余數十回可
倒步也汝勿吐智者假聲就若余吐訥升方今有假名優夫
聲曰呵呀阿古屋汝飽秘景清之住處乎下手改詞
曰蒙重忠樣之慈愛今日半澤樣之鞠問不用一獄
具次郎名一男抗氣湧怒曰何這潑皮五五者振拳曰
何々々愚郎欲尿眉縱皆裂而箇焦燥龍乍搏虎々
攪髮龍爬面七顛八倒血飛鉢碎盃盤真狼藉矣二
友喝道止々々邏卒忽上樓來大喝一聲霹靂震于
樓次五醉乍醒恰如青菜帶熱湯黙々低々叩頭謝
罪邏卒牽四男而去稱快客者稱雖改其惡習偶有如此輩者本全開化也樓

上鳴動歌衆客再就坐

一商留盃叉手曰近來絕無勝利君輩如何茂茂助

閣烟管曰兎兎流行有至千金者以來之不景氣實甚矣油損

金五百圓又係羅紗有若干損貨逆入者亦逆而出

全拘賣活物之惡報也時婢捧皿至茶碗蒸已成矣

勘勘六食刺身曰君輩十年坐食猶可支也君連庫

與妾生自兎余合家與妻亡自兎同鬻兎而其損益

如雲泥近聞兎兒落魄極屈釜中魚雖更紗襟卷盡

落于屠者手被竹串貫入露肆鍋中人呼曰占子鍋

是如遇磔刑與金刑也昨日千金而今日文久二孔

如君輩則近來損金兔之祟也在余則其落魄如此
余之罰也余食其肉不足復其饑君輩葬其屍不足
報其恩也勘拍手打々更命酒了曰君言確論也此
故余愛妾十倍水妻內則少頃不離其側或嘗其唇
或舐其膚摩而撫之外則游步無不伴昨到演劇場
今訪梅屋舖誘而携之是生于兔故也愛妾乃如愛
兔出入相從何報恩過此德德者其駁論曰三君言皆
屬僻論似是而非也得利商有損亦商勝敗元在己
智怨恩豈管其物乎余鬻兔得利不為少猶有兩三
白黑兔自屠而食之為償牛肉數十鍋葬之于地不

免薄情故瘞之于我腹也兔成佛不容疑有鬻酒得
富者有飲酒亡家者怨恩何管于酒商人論于利見
利不為無勇也利之所在益之所有存余網之無洩君
輩說則什裏坊小買之心也余論則什煉石室大商
之腸也世界何人不欲利不動公大師君之問帳亦
欲奪賽錢是神佛之商法也極樂淨土使償六道旅
費是彌陀之商法也近聞地獄亦改革政令倍三津
川渡錢畢竟人間生于利亦死于利牛飲馬食亦是
利也獨舐血嘗殘肴傾瓶滑餘瀝抱飽腹而去行不
數十步嘔吐如決堰堤無一物存于腹者是乃飲食

逆入者亦逆而出

三客一鍋浸六箸而食蓋鳥肉也他則有漬物一皿耳甲生曰君尚無好電信乎乙生曰無々漸以筆耕糊飢口一葉半錢不充浴錢既典盡書籍及外套一身以外窸々窣々只存一脚机與一缺硯耳窮亦甚矣君輩有拿摹倫英佛國英雄之英才豈無良策乎請為僕謀之丙生曰近聞大將指人恍惚于藝妓某君不知其妓乎乙曰僕曾遇而三回彼必知僕甲曰乃電信之電信藉彼餘力電信必可通也乙曰僕無接彼財力嗚呼如之何丙曰彼妓頗有義心何管于金多少

僕幸有一衣在典之可償其費也兵尊神速君明日可速行而哀訴其情彼元士族某之女也君佯為彼兄使妓數其零落則一言以可得二十圓等位也不亦妙工夫乎三人孰先出則足養二人隨亦有後策在廟議已決須先舉祝盃也三生策謀抑何未可解之取請看者判斷此輩僥倖若就要路果有何用以脅肩諂笑為職以奪祿掠財為業或搽人脚或拭人尻人而不耻之者或猶歟或鼠歟寧賣狐媚者也一夜何人朦朧立余枕上曰汝記余輩景况糊其口是乃拭余尻者也孰若藉藝妓力者余蒙猷衾曰為夢々々

待合茶店

都下待合茶店之盛亦與舩宿爭多于通街于橫坊于河岸于橋畔或祠地或寺域凡至繁會所比戶有閑竈者按昔日稱待合者有東郭人與西街人集議則預為可會于某坊某茶店之約相待而相會因有其名當今客之來于此店者其趣不同有事而會者有焉有約而待者有焉催書畫席者有焉閱圖碁會者有焉往擇外妾者有焉來說阿娘者有焉談媒妁者招歌妓者或富士講或大山講曰何曰何百般集會概歸于此店最可招可貴者則酒客與妓客而已

名則茶店而其實有專賣酒肉者呼之謂醉茶店亦可矣或有宿妓與客貸比翼枕者呼之謂比翼店歟所在高樓佳麗使婢婢妍開竈而大者比々可下比翼店之名

每戶鎖紙障右則書待令二字左則書店号曰若竹曰梅若曰何曰何店前連二三榻子敷蒲席副火盆側安兩箇茶竈朝磨夕琢光澤鑑人壁下構茶具架磁碗重疊瓷瓶陣列蓋非用之即茶店之招牌也室內粲然席極清潔一隅設三尺小閣備盃盤飾茶器閣下貯一酒樽碧薦包樽銘伊呂盛樽前安置一大

桶爐。欽瓶滾湯。土瓶煎茶。煖酒壺。則在于爐隅。壁間必祭。不動尊。與客明神。金幣一聯。銀燭一雙。天井皆揭。烏町熊手。與初外。繭玉寶船。浮空金匣。懸虛室。房盡美。器具聚佳。庭砌則一株松。三竿竹。石燈籠。長貯半月。洗手盤。常漲清水。蓋這等茶店。則屬中位。如上位。則層樓美麗。各室瀟灑。或全席敷。耀綸。或四壁回繡屏。宜閨房。適晝寢。可與歌妓醉。可與阿娘眠。大小使婢。花而能解語。紅脂。赤霞。白粉。薰雪。紫袖。婀娜。飄而招客。碧帶窈窕。窈窕而呼人。娘誰供。茵席。娘何捧。火盆。家無庖丁。而送來百肴。炙鰻有。烏肉。鍋有。烏蕎麵。

酢飯亦命也。

見客遣人于煮事名之謂仕出

大婢賣媚。小婢待酌。鬻

春舌。則滑于鶯舌。勸花唇。則嬌于妓唇。四鉢纏頭。將解帶。八鉢纏頭。至脫緋裪。如藝妓。則先挾纏頭。于帶間。到廁而閱之。若多則轉倒而謝。其恩於此乎。比翼店之名不虛。

左室內。盃酒已湧。潮銀釵屢剔燭。大婢媚一媚。絮々喃喃。說曰。有花則有鳥。有酒則有肴。宴無絃歌。則真殺風景也。頃目有新揭名之妓。容顏極秀。豐歌曲極絕。伎請試一。招財主既醉。眼光朦朧。開眶曰。何敢用奏問。汝有娘其謀之。朕聞樂國。天子有皇妃。十二人。

朕亦醉國之顛顛國音士也國雖小戶可無皇妃乎
須減十聘二左手執梅右手執櫻朕為黃鶯轉于西
花間婢曰君命召可不待駕來也春風早已送香芬
障外忽聞請怨之聲一花先一花後翠裾飄而漾浪
碧帶垂而惹霞艷粧新理姿儀整齊似剛而非剛似
柔而非柔溫々嬌人是禍之基一妓彈絃高歌一妓
執扇緩舞丹唇清調過巫山之雲細腰妙踏欺章臺
之柳客魂飛神飖不知涎之流滴襟盃之傾濕膝遂
探懷而投金紙幣飄然落妓膝頭蓋不包之者以一
圓扎也妓視而攸然管絃亦自為得意鳴妓忽止撥

曰官須唱一歌藏久則恐生醜客曰郎美音何待娘
言啞々是耶拍手打々啞々是耶拍手又打々甚相撲
漸歌曰殺絃妓何用白又兮禁踏歌皆能可殺兮
妓曰官美音何如此碎錫尚發一曲足以殺娘輩此
殺即若死于官舌鋒娘輩本望君速可殺娘速可死
也把盃傍他膝頭看地出舌出一出不勝客恍恍惚如
夢骨軟氣碎握其纖手曰謹問兩君芳名曰小櫻曰
小梅大婢在傍曰官既有執梅櫻之言客之街卜果
中官亦果可為黃鶯也妓曰官意氣真可恃客曰郎
若得執近君為箱奴所不敢辭也曰官勿騙人官之

好風安自西自東無不來戀者娘輩欲守枕藉固非
 能所及冀為嬰婢敢請恩顧箱奴隔障曰待大娘又
 香炷既過二本客曰娘則我命婦苟促其歸者誰也
 曰箱奴喜八也曰娘可愛則奴亦可愛也是惡僧及
 袈裟之一新也須近前盡三盃四銖纏頭次來思波
此及汝勿促歸十本玉百本玉尚非千金寶玉何論
 其價余將開長夜之宴汝小膽勿促歸喜曰大將有
 意則奴諾一諾連一句不敢謝及二句不敢辭曰汝
 忽大膽足以謀事汝不聞乎余勇氣教々如閑羽然
 直磨一莖禿鋒將破妓國妓國音與魏通入玉門閑汝暫入

別室可為伏兵也奴冷笑曰嗚呼危哉大將將陷于
 孤窟

右室盃盤狼藉拇戰正盛又贏又輸曰松曰竹曰梅
 罰因敗拳之數一敗一盃又盃又敗郎採一箸置盃
 上曰郎雖大戶非鯨口請借一盃都邑稱曰曰妓低聲曰
 君取敗于拇戰亦必雪會替耻娘固願有取敗于衾
 裡之時君必勿怨娘々反怨君有約而不相見已十
 日非道之遠君不思娘也娘思一日不見如三月思
 之極歸于惡或想有災禍乎何以不來也或想有疾
 病乎何以不訪也自邂逅遇娘願有烏不鳴日無夜

不思君恨為時器不着君胸恨為革靴不纏君踵妬
比翼鳥羨連理枝三千世界非君誰顧娘三圓之稅
實為難老母之養亦非易君若不顧娘娘憑從于誰
君誓言猶在耳君雖非敢食言者心之曖昧如春山
之帶霞朦乎不可測知近頃聞君探花于別園忽聞
隣室有人微吟詞云南郭淡烟北里霞蝶游蜂戲醉
為家春風畢竟蹤難定出自桃花入李花君心亦如
蝴蝶朝戀此花夕迷彼花娘也不違君也二三其心
娘身既屬落花曷忍俟秋風誠然則娘死抑君愛色
乎取實乎色艷者無實色薄者有實牡丹之艷姿有

花無一箇實娘身如彼桃李將結真實君請熟思娘
復不敢言復不敢見君今夕則今世之永詠也娘只
死耳說了泣下仰則歎伏則泣假泣巧實欺優夫於此乎執
手撫背曰卿何憂卿何怨郎偶游別園者全非郎意
皆交游不得止也郎與卿之情則既有赤繩神知縱
令未為婚有誓則我婦也自古去婦有七去例卿未
犯其一郎豈敢棄卿乎妓揚眉熟視他顏曰誠然則
娘幸生君心真可愛請願更誓曰卿果有取敗于衾
裡是乃誓也銀燭乍暗閑談自低三絃鏗然自有聲
或為比翼枕與隣室又歌曰不許黃金贖妾身々々元許有

情人

前室有客說曰：郎父元為某店傭夫，日擔油桶奔走東西，得十錢則蓄五錢，終閑獨立肆店，商業盛昌，財門繁殖，又征歲吉原之罹火也，建假宅餘千金，橫濱之閑港也，築商館占萬金，不十年為巨萬富豪，郎少也，隸百奴使，十婢出入常稱若主，郎見貨幣如瓦礫，不曾知其貴，物足則身不自由，父非敢客制頗嚴矣，故郎不得縱游，父沒也，金庫什具皆為己所有，郎一朝而欲極十年樂，與卿初遇于有明樓時，恰九月會神田祭事，卿遭通街情而屬山車切斷玄髻為俠

少年寬袖厚裙，漆郎記紋，離紗緬緇紅纏紫，右祖而曳鐵棒，當時郎富豪擲若干金，辨盛飾思之，如昨日，嬌粧艷姿猶在眼，自卿去芳坊轉柳橋，來郎零落如流，手之所舞，足之所踏，皆無不係損失者，商賈日衰，竈烟月細，且客歲罹火，數庫一灰，噫，春晚花凋，噫，時去運傾，千金地面已失二所，又失一所，則至賃居寄脚，商人之富如浮雲，真不可恃也，况當今變商買風互競，狡猾專奪人利，郎流落畢竟遇奸商欺罔，郎溫仁豈能可共立乎？郎想一滴水有源，則不涸，郎將投身于農工間，取謀之于卿，妓衡氣曰：君亦學老圃

乎或知工術乎曰卿愚何甚郎非敢自下手也賣宅地則得若干金可以雇數人燒煉石斲收牛羊斲既卜地于墨陀柴門深鎖板橋高掩室家蕭洒庭園幽致春賞花秋聞虫于月于雪與卿共捷與卿偕老賣宅地則直可贖卿也郎心雖如此近頃卿如不思郎然卿反起秋風乎一新時世亦甚矣客將傍妓膝頭妓拂袖正襟曰愚狀休說何等醜態聞若腐說不如讀稗史大娘既諳一諳若為商為商欺是非彼奸即若愚也今而說舊富者愚夫之巨魁若視鏹倉舊幕臣北條公為商買梶原公挽車若流落何足異未

為拾屑者若幸福聞若典地券于兩所今正係于公裁宅地則非我物何賣以移墨陀何以贖娘身々々明日則他命婦也贖與不贖在只此一夕曾約給金一月不送得不能糊口而豈違于他乎娘心既與世沿革如粘着若醜態終陷于餓鬼道秋風之吹不亦宜乎若視娘銀環此記紋則委一世之情人曾使喰艷語于若者為養此情人也所剥若衣則半纏彼身有財則媚盡則放是歌妓者流之問化也若狗若豕十分雖奪盡未足償為若浣大娘耻與若坐若可速去也客振淚切齒曰若狐若狸飽誑人此怨何以

新編 卷之三
能報妓笑曰以狐之智誑狗之愚亦一奇談隔壁有聲歌曰非妾敢欺郎今鬻色奈此身分

後室客道妹君素艷而無驕色端麗而不洒落真可愛也抑君學歌舞于何乎曰絃歌學于大娘舞學于女師某妹性固不才聞十漸知一技藝之拙所取耻也曰君謙遜亦可愛緩歌妙舞後世必可霸妓街也君以歌妓為樂乎或以處女為快乎妓曰妓固非妹所欲不得止也妹不幸三歲而失母親後長于假母手十歲而又失父親十二歲而沉身于播磨店歌妓店名客曰君在家能勿艱苦乎或有不堪憂妓摩睨色淚

曰覆歌習舞忘則遇折檻急則生風波或為大娘買紅粉或為女將摩肩脚妹心一日不能安只以待宴為樂客亦如官溫人甚少矣不奸暴必狂醉或受侮或遇騙又繫近客則浮雲乍遮月疾風必妬花官請恕之客骨軟如綿腸切將斷探懷投金曰君苦累真可憐君請忍之必有為情人恩顧二圓以買銀釵三圓可以裁紅襦也妓欲言泣下欲言又泣漸揚眉曰千恩萬謝何以報之何日償之然不敢受之也不受者非敢不欲又非敢負官妹懷五圓金則必生大娘之疑是所以敢辭也客曰君貞操真可愛余託之于

此店婦可能使辨也曰然則敢受其賜客微笑曰春色已動名花將綻君既有情人在曰妹年十五而今春揭名豈有其暇乎一隻乳蝶未曾知春意也曰若有之思農乎慕工乎或愛商乎曰妹不堪麥飯又恐俠漢風如高買則貧富難定妹皆不欲也曰然則又何思妓哂不答客復曰言之何妨妓有頃曰獨官負耳雖然或轉于東或征于西不免別離悲獨如之何曰如此則非真情人如郎行處相携苦樂必共郎不顧大娘而屢招妹君者思君故也郎能適君意乎否必可受嫌忌也妓羞色潮紅紫袖掩面如震如慄敢

不言客曰君不言則嫌郎必矣曰妹雖敢非然亦不能言也客擁他背置己膝上白臉早相接紅唇乍相合正是一枝牡丹初揚水一蕾初發香

淨瑠璃溫習

附女師

都下歌舞之盛無婦而不歌者無女而不舞者不閑貧富比戶皆然一月一回女師會門生開大席於茶店或舩宿而競其伎名之曰溫習歌曰竹本曰富本曰清元曰藤松曰何曰何舞曰中村曰坂東曰何曰何樓上設高壇紅繡天幕添出蟲負連中等數字翠縷相簾揭示某流某師大溫習標紙師婦弟娘艷粧

盛飾、裝衣一樣、必表其孤、記紋蒲團、推錦、歌案、鏤金、端姿整儀、折鳴而、簾捲、群娘一曲相次而歌、大抵師理管絃、弟按歌曲、鏘々調絃、徐々發曲、女喉而男音、幼舌而老聲、乍泣乍笑、又清又濁、高調正遏、行雲低韻、全敗流水、真是鶯兒學語、鳳雛弄音、小妹婀娜、細腰舞于墮下、都人而、蜚女、官姿而、鄙風、三尺垂袖、掃地而、自輕、一雙擔桶、吸潮而不濕、乍逐乍迤、又向又背、紫袂恰飄、鶴翼翠裙、真振鴛羽、可謂西施、戲花、楊妃步月、宮羽歌、霓裳舞、使人眷戀、恹心恍惚、焦思聽者與觀者、蟻集于樓下、賞歌、懷舞、如少則聽歌而、

非聞心特、歸其面評其美醜、而不聞曲、所按舞、非見眼一注其腰、論其肥瘦、而不見足、所踏、所謂聽而不聞、視而不見者、偶與茶店而賣酒、歌妓而鬻春者、同其趣、

俚諺云、小娘習伊呂波、而忘波、特記伊呂二字耳、歌辭盛行于世、艷詞嬌曲、習相思、古文諸、淫奔、舊例而益覺其伊呂、全變于色、終誤于色者、往々有之、習阿漆而想、父松間阿花而尋、半七浦里之戀慕、此糸之恍惚、曲々促春、句々誘心、二六小妹、曲節未調、而口唇已嬌、乳臭未消、而紅粉正薰、桃花面先春、早笑柳

枝腰無風自靡新調之流行艷益艷嬌益嬌巧催海棠眠妙促雙蝶夢至二七則顏照粧鏡洒落為業雖亂自不能梳我髮身飾美服奢侈是羨袖雖綻不能縫己不智不辨菽麥而巧解少年艷語能諳優人假聲若有誰促春情則錦字馮心淫謠寄情終至鑽戶隙相窺名寄而相後甚則喋々話醜態於父母目前恬然不曾異如此者雖因其性游藝助之長者亦多焉歌舞之為伎也以憫己情和人心為德故用之正則可為要具不正則為淫器此器足以破貞操新內者樂而淫竹本哀而破百歌千曲易弱于色難利

于行夫女子之為業如紡績裁縫則本業也如歌舞絲竹則末伎也先其末伎而後其本業因襲之久都俗漸為風不彈三絃者為女子之耻是非敢可耻女而不能穿鍼者乃耻也不為可為之業而耻不可耻之伎者何也未學一道未讀一書未知女子之行也為母親者亦不知之而養其女々售伎則母為其婢為之費飯為之負物為己子使役却有矜色弊習亦甚矣今之為女師者飽汲其弊流者之鬻伎也名則絃師而其實謂色師可矣其師焉在方今女學之風漸可洗其弊風一姬一婢或婢或婢合牝猫一家四口住橫坊賃新道低

檐疎櫺格了戶當門嬌舌說春笑媚滴愛紫袖必長
翠裙最輕者比々是也室內瀟灑小而狹麗而自
麗一隅安大桶爐而三烟管烟管橫其側三線兩張
歌案一脚連歌書絃匣在室中央又設三笏小方環
堵緣容二膝々不進而可接臂不伸而自磨傍有層
架酒盃與茶瓶累々雜居後邊壁櫥亦蓄何物微窺
戶隙視出一雙角枕寡婦奈蓋供醉客也各戶雖有
貧富以師美醜可卜之男入門者不問其伎必擇其
美随迷其美如俠客者流傾己家而潤師至故有美
色者捷佳樓住美室一美買百美一家什具渾生自

一面皮

梅窓月落曉鶯呼夢茶爐火活鉄瓶吹笙旭日瞳々
昇過三竿小妹五六人抱常盤津本來已待于門二
九名師晏々始起身雲鬢半亂花顏不整漸盪漸嗽
已茶已飯直執絃授業一室忽喧噪曲如蚯蚓笛而
節無緩急者未免乳臭也聲似金鐘兒而音無高低
者始開黃口也眉秀眼涼嬌姿整齊正膝三線調音
不乱者豪家處女也臉紅齒白鄙客洒落仰鼻歌案
柔聲自嬌者裏店小娘也娘誰習忠臣倉妹誰覆大
内鑑師家呼之曰朝溫習大概晝教女夜授男授字妙又

或後午後偷閑師新理靚粧蘭湯浴了瑠璃露濕玉
仙粉帶來釐金香薰雪正是海棠媚欲笑牡丹驕將
語即起更衣粲然飲客以待夕賓蓋如這等色師之
巨臂也或年已四十加三娥眉未刺玉齒未湮紅粉
粧春秋波已難額黑油漆髮新霜稍凝鬢賣媚無盡
推笑猶寒恰是薜花殘一朝香楓葉留數日紅靨其
面目色耻欲與火婦並立寧被阿娘假面如何曰我
面若不賣賣我屍

際晚情郎少男比々連臂混々雜踵圍一解語花受
業一男歌曰夫耶難聞傳兵衛樣娘令不思言葉之

無理音乍上鼻乍濁師曰君音不正可清而反濁可
高而尚低須注意改音又歌曲節又誤再習三覆竟
不成師復曰音曲稍調明夕復可習取不取捨者各々
唱聲々異長音變耶許聲者不問知役夫勇調挾吟
嘯聲者可知是書生或有濁音如敲鍋者或有清音
如擊磬者有如泣者有如吼者滿室鳴動至午夜漸
止於是乎甲欲俟衆散獨說春情乙低首按策欲以
令思我丙亦欲占之丁心亦然甲想艷眼視余面媚
笑呈愛是寄情于我也乙亦想柔膝接余股磨擦傳
信果是傾心于我也自負與自負爭自負其心之醜

態不異群犬爭一肉師說曰席敞屋破欲補之娘力
不及請為謀之甲曰郎典衣可補屋也是因有艷眼
之恩脩上部我家屋漏乙曰郎賣禪可換席也是以
有接膝之恩脩下部我家殿席丙可繕壁丁可糊窓
師一媚郎一諾今課合算衆議立決此時甲頗促乙
歸丙亦促丁互促互不去如石群目守一面獨不能
專之師亦不媚一人勉均其愛甲乙策皆違心相怨
空欲起尚不能起天狗面寺鐘已傳四時隣雞腦膊
喔々又喔々衆驚而散去

築地異人館 附賣魚店

築地之為名也往昔以埋隅田支流築其地有其名
云地位當隅田川之口唇乃東都之咽喉也商船入
都下也皆無不過此者泊母船于斯放子舟搬運四
方無數之商船常輻輳宮蓬鱗次帆檣林立釣艇網
舸亦居其間舳艫相銜楫櫂相擊來往如織中流為
不見水波川唇又容小氣船專運送于橫濱此地因
有舟楫之利元為舟子漁夫之巢窟市街狹斜屋宇
破壞中央有一空地塵芥為山犬屎作丘都人呼謂
築地原入都下見曠原特此地耳故屬僻地多不曾
顧者世界交際之為益也貿易之為利也近輒為外

國人之居留地全掃積年塵埃而新闢一繁華地居留人員日月繁殖建築美屋脩繕寬街人烟稠密商戶櫛比數年而為新小港只為遺憾者港底淺不能容巨艦故居留于此地者宜教使留學生之徒多商賈移住者甚少矣後世若有能通大溝者獨不此地亦可增全都之繁昌也

佳樓麗屋甍瓦相映有積煉化石者有置花崗石者白堊雪輝于富嶽雪石炭烟薰于淺間烟街道敷砂石坦々兩無行潦門戶照硝燈燎々庭無暗夜或有開園圃栽花木者或有穿池沼飼魚鳥者室內亦盡

美席牀布耀綸洋犬眠花窓戶垂繡幕佳人撐霞建築之風庭砌之景瀟灑清潔皆多可觀者

詳記者故不贅

一群僮夫

東京見物

連臂佇立某店前一夫

道神社歟佛閣歟高如觀音塔而無軀口大似檀那寺而無半鐘拜殿閑帳亦不見御影安置不動尊歟或祭仁王天歟一夫仰指点樓上道阿呀這箇辨天之社也視彼僊欄婦人頭戴錦冠腰着緋袴美面不異生活雛樣特可疑背面不見大地立其側者髮亂鬚長似毛唐人非毛唐人是昆砂門天也亦可疑手不掛珠數一夫道兄等謹可聞彼語祈禱歟念佛歟

真如唐人寐語，肥童磨革靴，在其側聞之，不堪抱腹。開口大笑，叟忽問曰：汝布袋孫歟？童又笑曰：野叟之頑愚甚矣，是英吉利商人某家也。如辨天，則羅紗北土俗呼異人妾曰羅紗北，如昆砂門，則主人童則靴工之子也。叟憤曰：若黃口勿欺我老輩。叟距今二十年前詣伊勢參昆比羅，西京大坂無不到，處神與佛所曾實見也。童起懷，寫真來示曰：是佛蘭西之京都也。西洋諸國之繁華，大廈層樓列于府內，高于清水舞臺，美于日光靈屋。如這商館，則支店中支店，不過本店百分之一，以一能知其百美也。叟驚曰：余保正殿家猶為

奢，外國則人許其奢侈乎？曰：東洋諸國之不閑化，好着敝衣，勉食粗食，寶玉空藏如馬矢，金錢不用同屁丸。家雖積萬金，不異一貧夫。是田舍之弊習也。夫稱奢者，賣田取資，酒食典衣裳，愛娼妓等，乃奢也。人之在世，應其力為其樂，何謂之奢？有美衣不服，有美食不食，是非節儉乃吝嗇也。叟若有財，亦能可住此家，抱彼辨天也。此婦非異人，日本人也。彼人來他國住，巨室擁美婦，此叟生此國，栖破屋，愛醜婆，賢愚之相距，不亦遠乎？叟啜鼻汁曰：余雖老，未至八十字，可能習智，亦可能得妙齡及武內宿禰三韓，亦可能征若

小兒何以為愚曰歇々諺云老後子後世可為大事者乃童輩也童年僅十三不出七年必航外國娶其美婦可住十層大樓也今磨靴不異韓信過股間一童又竊來叟背後鼠鳴一聲一引白髻去叟顧曰油斷大敵高叟高叟與高祖國音相近真感心感心與韓信國音同真感心搔首而去

總房之魚艘來于築地販賣西南河岸魚戶連接膾氣噎人芝浦亦多漁家萬魚活潑新鮮可喰然彼手投魚網自垂釣綸皆捕魚之人也此不然遠買魚艘常蓄生魚多賣魚之人也魚船若三日不來則價忽

沸騰今朝十倍昨夕者魚店之常也故蓄生魚者刺而有得大利都人嗜鮮魚不論其價如松魚則典衣擲數金而喰其打頭是俠客者流之習風也都下魚店之盛于築地于芝浦于深川捕魚糊口者不可算數況國內之廣大乎故生于舟裡死于舟裡者亦不可算古語云海中猶有都舟子以水為陸以舟為家謂有都亦宜也或云水上猶生解語花

夕陽已暮烟橫蓬窓新月正昇風吹簾袂船底寒冷舟子未眠三人團囀相依話時已二更浮雲遮月船中乍暗行舟有人低々呼曰船饅頭好船饅頭好船

一夫忽聞曰何等之珍菓何等之甘食未曾食之請試嘗之夫曰腹亦空耗須一飽先可問其品味也一夫呼舟曰我輩始來于都下未曾知之問其形如何咏亦如何曰形如小舟而帶紫色味之美如甘露一箇餘味能徹渾身曰余腹巨大可能食數十曰日本一之黍園子一人不過一箇多食有害于命三夫流涎而待之有頃何人手巾罩頭悄悄遷舫來時恰雲散蓬窓復漏月視則三婦連袖已逼他膝頭一婦面塗白粉其色如白堊厚無香氣蓋埋痘痕也一婦兩臉顴臍真是兩峰聳谷底微見低鼻一婦年已垂

五十全額皺皺秋波已漲雙鬢扶疎霜抑將衰三夫相顧胸裡悻悻目見口不能言老婦自令曰妾可食彼光頭少婦曰娘可挾此少年中婦曰婦請吞殘物々々云有福視其面其物可想見三婦微笑動尻欲挑舟子甚恐一身將葬于妖魔口一夫漸曰汝等非食我物我欲食汝物何用汝命少婦曰娘以其業喰々不知其味々在君輩舌一口猶能可令喰三人曰價幾何曰一箇值僅二銖曰其物焉在何方亦喰之婦指著其股間曰物乃在于斯如是能喰耳三婦忽擁三夫先摸他懷探出其價便跨得下鞭飽喰而去

土俗稱新舟謂新造新婦亦稱新造乃新舟未載人之謂歟雖寡婦年少則稱新造既載百夫者亦然其實謂古造可矣饅頭則嗜欲貪無飽可謂喰命之口新造則載運流不止真是溺人之舟食能保命亦能害命舟能載人亦能覆人

新劇場

新富坊守田座

演戲之行于世特非貪觀樂寫人情摸風俗又足以想像世沿革大星由良助之代其仇師直取因義心武智十二郎之別其妻初菊白曲名催哀淚伊賀越之復離妹背山之戀情其源皆出于勸善懲惡是此

伎所以緣盛也按其溫觴

平常帝世惡疾流

行于南都々人舞三番叟舞于生芝之地而禳之焉故曰芝居且例所以為三番叟舞也降祿鳥羽帝世自拍子歌舞妓者起是其末流寬永初年猿若勘三郎創開劇場于中橋街正保九年徙于人形坊慶安四年更徙于淺草開猿若坊正保元年山村氏又既起場于木挽坊都人稱之曰三芝居天保十二年幕府嚴禁奢靡花街舞場亦減其數移木挽人形兩場合猿若坊今也解束縛與自由于民百伎萬藝照準于稅則許之於此守田氏開新場于築地

新富坊次有閱于中橋者又開二場于濱坊又于木
郷于金杉各競新曲日月繁盛又摸其實蹟官不敢
咎之新場中以守田場為巨臂殊往日會有名優人
開一新曲名曰日報新聞社頗有感動觀足以起固
陋頌大故摸記其情聊寫其繁昌聞歐洲諸國亦演
劇大行奇伎妙術觀者正衣冠而往不有貪酒食于
看棚中者蓋尊其伎歟或聞其教歟本邦亦專勸懲
主教化則大有益于世

臺上紅幕繙出日報新聞社五字鼓鳴絃次拆響幕
開舞臺正面綠樹陰々掩街道右有一條川流板橋

危險無風無月夜色靜寂散髮少年訥升為外套殊

長二八阿娘手巾罩頭二人攜手佇立于橋畔將投

于水適有過橋商人商人照提燈見之二人吃驚

將去商乍止其袖少年曰僕等已決死請放其手阿

娘亦將放去商曰嗚呼危哉嗚呼危哉一步若遲失

半開雙花抑何故投身不死亦有為曰僕死不可止

請聞其情少娘則師某處女也僕入其塾久矣戀慕

互凝釀不義春逾人目閑相從終結比翼夢々重名

浮已入師匠耳春情雖思案之外鑽穴隙援恩師之

處女耻不可包過不可償娘亦慕僕不止欲去無旅

金僕携婦又焉往天下無容二身地赤繩誤結余輩惡緣不死又何為曰君輩必有二親在若聞其死哀悼幾何推愛我子情豈忍見其死乎幸有所受之為替金耶是以支旅費傾囊與之可速去此地也少年低頭振淚曰未相知受這鴻恩何以謝之何時償之阿娘合纖手淚連綿欲言泣咽漸曰死固雖覺悟若有枯木生花何欲暗路之旅爺君乃觀音之出現一世高恩高于山娘死亦不朽商曰冗言勿費時速去東京及夜未明二人乃謝携手去商自以為曾我誤殺人愁雲鎖胸何日忘之欲償其罪不得其時今夕

救二人者足以贖罪噫快々々獨語喃喃々躊躇未去一人武士武彦三為醉步跟々高屐危々多髮大束月代長過四分紋服騎袴朱鞘低及三尺懷手來自觸商高聲反罵曰汝視我為何乃舊幕大臣也汝觸武士身其罪不輕曰商非敢觸官々々反觸商士曰汝已失禮欲巧言以逭其罪益不可免商乃謝士竟不聽下放腰刀電光一晃商斃于刀下士微笑復不顧現出平家之亡魂其時辨慶少不動高歌而去一子憂父晚歸携伴頭急急步來忽蹶死骸轉倒照燈視之非別人乃我父也二人錯愕涕泣哀慟探懷視之有

薄無金是盜賊所行也當區戶長適過此曰汝等何者曰盜殺余父戶長曰開化之仁世猶有如此國賊官之執善政賊豈能脫乎不日可就捕縛汝等戶籍何區曰云々戶長詳記曰速可達于官舞臺忽一轉景況全變

樹陰閑茶店榻子待客傍有標杭書足柄縣管轄大磯村八字少年與阿娘双乘人車輾々挽來憩茶店挽夫左圍次已去阿娘忽發病不堪其胸痛少年又獨驚不知失財囊于車內將追挽夫去娘泣扣袂曰君不顧娘病君去獨奈此身曰何遑顧汝失彼物不

能移一步放袖欲去挽夫自返車來少年曰余為汝可活其淳朴實可愛忽探囊投金挽夫驚曰這箇十圓札小可始見之何敢受此大金固辭不受之少年強投而去二人旅客又來憩挽夫視之曰想官是商小可有所取請即示紙幣曰或非贗乎官請決之少男出簿照準其番号乍驚曰嗚呼義政之恩波我仇忽可復汝受之于何人曰云々受之曰是乃殺余父大盜賊挽夫錯愕曰小可雖辭彼不可何知其盜賊小可如之何少男曰賊所之汝不知之乎曰浴箱根溫泉果能至乎否曰汝直載我去汝若不行不免其

党曰不行受其疑寧如共捕之乎將載二客去舞臺復轉忽為湯本景阿娘浴了浴衣細帶跪對粧鏡楊櫛梳玄髻去少年亦浴來就坐後室忽有聲二人振刀入挽夫曰賊乃是也少男一刀將斬少年執烟管支之曰子等有何怨執白刃大喝一聲罵曰若大賊豈能脫乎某夜殺我父奪七十圓非賊何乃復父仇也曰有何證為賊曰若與十圓札於輓夫其番号與父所貯紙幣符合是其確證也若開懷視之番号皆符合閱之果合曰然則救僕死者子之父也敢謝其深恩僕曾已決死非敢惜命只不堪受其賊名子韜

刀請聞一片言僕某夜於本所一之槁將投身于水子父適來止死與七十圓曰可速去赴西國僕為子父再有生乃一世恩父豈害之乎少男曰死人不言汝言未可信又將放刀縣吏來制曰雖賊私不可罰少男不可曰復父仇誰道不一字曰復仇既嚴禁伐之汝亦犯罪汝勿慕動終縛少年與少婦去杉林繁翳街道自暗昇夫卸肩輿憩樹陰縣吏牽囚人過此地挽夫追來曰熟考囚人乃旧主之親友某君々性元端正非可殺人者一惑溺于色終至生惡心噫婦人禍可恐可謹說了泣下輿中人聞之以為泣者如

旧僕囚者似親友出與欲問衆已散暗夜寂寥不見人影或疑假寐一夢歟於此幕閉看棚人語沸喧塵路次窮處環堵容膝落魄寥々如夢寐按彼想此心鬱々不樂戶主携新聞紙來曰余明育官為一讀之聞則載士某與某處女殺人奪金顛末適與親友某同名事蹟雖異亦有所會心或思世間多同名人是我心之迷也噫開化之時世便利亦便身在西京日聞東京新事如我頑愚未曾讀書未曾知藝放蕩極至潛身思之無所免罪時門前有人是非別人乃旧僕也曰奴尋官奔走于處々恰遇鬻官腰刀人始知

官家官老母已垂死命之未終請一見官泣託之于奴官直東下可問其病也聞官零落甚矣其禍皆生自酒色官親友某亦迷色已生惡心繫于獄士驚曰其事蹟果如何請詳告之奴縷々說淚滴襟士曰噫余過矣々々抑於本所殺人者我々非敢飲酒全為酒吞生此狂心故亡命遠流寓于此地嚙臍不及只供香花弔其靈耳今聞親友為余陷冤罪豈可堪默止乎毋疾亦雖可問孰若殺無罪友直東下自可訴之自今到大阪乘蒸艦不出三日能達橫濱到橫濱亦有鉄道便若誤一日恐彼已就刑先不如以電信

預訴之執筆研乎否臺面變為糺問所伴頭說少年
曰亡主一子悲父死心狂亂已垂死若聞君伏罪疾
或可瘡也君請恕之曰僕非全殺之為子亡主有命
命為其人生為其人死是所謂因緣也既獄吏就坐
少年自訴曰抵今日雖敢包藏天網元非可免我全
害彼敢謹就其刑阿娘進曰非全殺之死敢不避何
堪受惡名吏曰汝何物以殺之曰以腰刀害之曰汝
解時世不佩一刀何刀能害之嗟呀曰嗟呀々々々
々漸曰已殺投刀于水吏曰汝言皆詐也汝殺身立
義其心底可感其賊乃在西京以電信已自訴有人

呼訴々忽一士來坐白砂具訴其罪少年相顧互錯
愕是親友某也伴頭顧亦驚這箇主人曾以鳥銃誤
殺其父乃其子也許之為謝其罪吏曰獄已決汝以
年全無罪商某曾殺其仇父亦有何怨某因自首減
死一等相顧相悅相視相泣時打鼓蓼々幕乃下

常平社

按往昔有建常平倉于都下以賑窮民今開常平社
于百世後如開其倉餌其口足以為救世一物自古
天下無窮民絕窮民亦治世一物也天下人盡為富
民誰敢為人役是猶無野人不能養君子雖歐洲開

化國未嘗聞無窮民有之又不可不救之是此社所以為救世一物也初開社于橫濱次及東京方今以在神田者為本社出支店于四街為其便後遍及全都大有利益世人稱貧云一鍋一金他無金氣此金氣之為用重大而謂金氣充備亦可矣千金其實用不如一銖金何則無金不能炊不炊無飯々々無生人生命畢竟在釜中人間一日不可缺之樞器也然如獨夫獨婦多欠一釜者至貧生立街頭食酢飯喫串肉或茶飯或喂薯合食以醫一朝飢或是多屬腐敗物不異食病根百病概生自食不可不謹有財

者亦每時不能到烹店此社則不獨謀其便撰食新鮮而利人健康雖貧獨生無食敗物之憂且不往而送不炊而食是此社所以緣起也歟

一匣行厨檯箸副之匣內澤庵必四片月餅不逾二片椎茸大小全閑損益燔麵厚薄尚係飢飽飯粒之剛柔豐助所掌勿有雜舊冷飯塩梅之加減庖丁所職最禁交昨夕汁烹魚與我胴肉甚嫌首與尾切薯欲彼頭部何同瘦與肥只飯有量從搵之所向不逾矩行厨值約有三等上者八錢中而六錢下則四錢都人多命中位如下等則役夫或貧生之所食菜品

大異油豆腐為主眼羊子蓮根鱗次雜居至魚肉不
過鯽鯽鯽如飯量尚與上等同足以支飢腹厨丁
擔雙竹鹽配附四方如會社塾校累累送來不誤其
食時食客多少則生于菜飯多少此魚小于彼夕菜
粗于朝或論塩梅或評品物不異餓鬼道之施餓鬼
貧生甚恐彼却為債鬼來

一生詰厨丁曰昨夕飯量減數匙腹虫鳴不平訴其
飢汝須注意丁曰有定規盛之豈有其多少乎官大
食未曾餘一粒或飢極後食故不飽也是非厨丁所
知曰何然汝或途中一掬食來欺余歟余腹亦有定

規一匙多為放屁一匙減為雷鳴腹必有聲報之是
其確證也汝入余腹視之恐有空處食減屎亦減近
頃屎價沸騰一滴閑其價故余未曾屎于他路之遠
不能到我家則釋之歸投于廁如放屁袋之來散于
菜畑丁曰論飯量及屎屁官醜腸亦甚矣須為談尾
也曰汝屎郎謹聞之余非敢惜屎語云糞于田不糞
不熟百穀生自屎歸于屎食飯猶食屎都下屎舟之
多日輸出幾百艘皆糞田疇也無屎人不能生活屎
亦可尊丁欠伸搔腕曰歇々々官鄙言不如屎能曰
汝以余高論為非歟丁擔籃將去曰官論如屁々々



東京新纂目録二編終

明治七年六月刊

京橋銀座三丁目

發兌書林
山城屋政吉

